

外卖员的睡姿



④

徐玉向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被几个不寻常的睡姿打动。

我如往常一样穿梭在城市的街巷,周围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川流不息的车辆,城市的喧嚣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就在我不经意的转头间,一个身影闯入了我的视线。那是另一个外卖员,他以一种奇特的姿势睡着。而这个瞬间,即将为我展开一幅关于生活真相的画卷,一个藏在繁华背后的故事。

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星星点点地洒在街边公园的长椅上。一个外卖员斜倚在那里,他的头盔还未摘下,压在额边,帽檐下的脸庞带着深深的倦意。他的双腿微微蜷缩,像是在睡梦中仍保持着骑车时的紧张姿态,仿佛随时准备再次出发。身旁的外卖箱静静地靠在长椅旁,那是他的伙伴,装着无数

的期待与忙碌。他的呼吸,像是在为这疲惫的生活打着节拍。或许在梦里,他正奔跑在故乡的田野,风拂过麦浪的声音,如同顾客接过外卖时的那一声“谢谢”,短暂却能慰藉他思乡的心。

商场的角落,瓷砖地面有些凉意,但那个外卖员却毫不在意。他以臂为枕,横卧在那里,身上的制服沾染了些许灰尘。他的手机放在一旁,屏幕上还闪烁着未完成订单的信息,但此时,他已无暇顾及。他就像一座孤岛,在这繁华的商场边缘。他睡得那么沉,周围嘈杂的人声、脚步声,都成了他的催眠曲。

他的眉头时而微微皱起,是在梦中也遇到了送餐迟到的焦急,还是被这坚硬的地面硌疼了身体?他的嘴唇有些干裂,那是长时间未喝水的迹象。在这短暂的睡眠中,他像是在积蓄力量,等待再次被订单唤醒,然后如离弦之箭般冲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当夕阳的余晖给城市镶上一层金边,街边的电动车上,一个外卖员的睡姿更是令人揪心。他把车停在路边,身体前倾,趴在车把上,头靠在仪表盘上,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即使在睡梦中也守护着自己的交通工具。

具。他的头发被汗水浸湿,有几缕贴在额头上。他的手指因长时间紧握手把而有些泛白,那粗糙的手背上青筋凸起。车后座的外卖箱上,或许还残留着饭菜的香气。他的睡姿是那么局促,他的睡姿是那么自然。

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轻轻覆盖着小区。保安亭边昏黄的灯光如摇曳的烛火,勉强驱散着周围的黑暗。灯光下,一个外卖员裹着一件旧外套,像被世界遗忘的孩子。他坐在台阶上睡着了,周围是静谧的夜,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声,仿佛在为他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摇篮曲。他的头低垂着,像是在向大地诉说着什么。他的手还紧紧地抓着车钥匙,仿佛害怕一松手,就会失去这赖以生存的工具。他的梦里或许有故乡的小路,有母亲做的饭菜,那是支撑他继续前行的动力。



赵春青 绘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晚风吹过,他身上那件破旧的外套微微抖动,像是在寒夜中瑟瑟发抖的孤叶。我转身离开,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他这来之不易的片刻安宁,而他的睡姿却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海。此时,城市的夜依旧繁华,但我知道,在某个角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这样的睡姿编织着生活的梦。我们都是这梦中人,只是各自的副本不同罢了。

地心的狂想

老井

地心的黑暗浓得流不动之时
就变成了松软的炭,等待我们用铁镐刨
用雷管炸药崩,用采煤机切割
用矿车打上地面,用火焰的棍棒搅拌
将其重新化开为粗野、滚烫的地心狂想

地心的黑暗有时柔软得像一匹绸缎
用矿灯的剪刀就可以轻易地将它们裁开
制成各种形状的黑色斗篷
带着一面湖泊的质量,披在我们身上
地心的黑暗有时会融化成水
沿着巷底的小沟
哗哗地流到低洼处
汇成一面饱含地球兴衰的思乡之湖
等待大马力的水泵抽上地面上
沿绵长的河流
返回海浪搭建的村庄

雪花问答

赵国培

该用什么数字
计算你的年龄
只能略大于零
为何来去匆匆
不做世间寿星
不愿被染黑玷污
洁白纯净的一生
哦! 你啊你
空中的精灵

怜悯那只鸟

王浩宇

雪地上,鸟儿蹦蹦跳跳
在寻找
那避风的裸地一角
或许还残留一粒食粮
鸟的奢望不高
撒一把稻谷吧,举手之劳
仰望屋檐上的暖巢
只需粒米充饥后的纵身一跳
盼望白雪上燃起一束火苗
那是向往中的燃烧
待褪去寒潮,冰融雪消
鸟儿会在枝头上高高欢跳
展翅冲入云霄
再唱一曲春天的歌谣



初冬画卷

图为近日拍摄的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辛庄水库水利风景区。

新华社发(刘明祥 摄)

有母亲在身边

比安暖。

八岁那年,母亲回外婆家照顾生病的外公,而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只能留在家中由父亲照顾。父亲的厨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蒸的馒头就像酸酸的木疙瘩,炖的土豆糊了锅,切的咸菜丝比筷子还粗,实在让人难以咽。我天天掰着指头反复数母亲离家的时间。

一天,母亲居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我面前。我喜极而泣,一头扑进她怀里,哭诉着遭受父亲“虐待”的百般苦楚。她用温热的手掌擦去我脸上的泪痕,轻声细语地安慰我。闻着母亲熟悉的味道,感受着母亲掌心的温暖,一股甜蜜和幸福的感觉把我的心房塞得满满当当。

接下来几天,放学回家后,母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吃着她烹制的香喷喷的食物,穿着她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感觉有母亲在身边的每一寸时光都无比惬意,无

眼皆是美景,人心都是快乐。

上初中后,我被同学误会,受到不明真相的伙伴们的联合排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因此萌生了辍学的念头。母亲知道后没有责怪我,而是教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鼓励我勇敢面对困难,不能让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学习。她还买来糕点和糖果,以串门为借口趁机为我向伙伴们澄清。隔阂的坚冰很快化为潺潺的春水,在伙伴们心中流淌,不少同学还主动与我交起了朋友,我也从此重新整旗鼓。

我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母亲都会守护着我,陪伴着我,帮我化解危机,给予我无穷的勇气、力量和智慧。而今,她已经90高龄,我依然喜欢待在她身边,仿佛时光静止,仿佛我还是那个小姑娘,仿佛她还没有变老。

母亲就是我的铠甲,就是我的盾牌,就是我的春风。

里泥灰抹得少,他都一一给予修正。没过多久,他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还亲自上手指导。工人们竖着大拇指打趣他:“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姜还是老的辣,这房子有你真,差不了!”

就这样,为确保新房万无一失,大热的天,父亲舍不得休息片刻,忙前忙后地到处跑着……毒辣的太阳晒得他皮肤黝黑发亮,晶莹的汗珠密密地挂在脸上,迫不及待地啪嗒着,跳水般争先恐后地往下掉落;他脖子上搭的一条擦汗毛巾湿漉漉的,能拧出水来;那个标配的线锤一上一下跟着他的节奏兢兢业业地颤动着……

我劝他:“这大热天,要多注意身体,悠着点儿。”可父亲却毫不在乎,“你们都不知道操心,我再不操心,等出问题了,就麻烦了。有我在,这房子质量更有保障……”撂下话之后,父亲又马不停蹄地朝楼上奔去……

父亲的为人处事啊,恰如绷直的线锤,刚正不阿,不偏不倚,垒出一堵堵坚硬牢固的墙,也垒出一个个幸福的家。

父亲的线锤

着父亲的节奏,走上楼层的边角四壁,开始大显身手。

垒墙时,父亲先把线锤挂在墙基上,泥刀频频出手,一抹,一覆,墙体迅速成型。每垒几砖,父亲都会用眼睛标尺打量一番。只见他闭起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聚精会神地察看墙砖与线锤的贴合度,判断在不在一条直线上,需不需要拆砖重砌等。他那两只犀利的眼睛,轮流上阵,把小活干得那叫一个漂亮。

有一次,父亲带领几个工人垒房基四个垛角。其中一人,垒出来的墙,整体不错,就是中间有几块砖外凸。父亲说不好看,会影响整体布局,让他拆了重砌。那人年轻气盛,不服气地反驳:“你也太认真了吧!这点瑕

童年的防冻组合

邓荣河

20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时的冬天特别冷。一到隆冬时节,大街上总会冻开一条条裂缝,有的裂缝甚至能够伸进手指头。虽然奇冷,那时也有相应的防冻组合。

脸蛋、耳朵,是最容易冻伤的部位,不过我似乎从来没遭受过这样的痛苦,因为我有保护头脸的狗皮棉帽子。狗皮帽子不仅保温,而且能够抵挡风雪,不管刮多大的风,也吹不透。

说起那顶狗皮棉帽子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父亲年轻时,一到冬闲,便去附近的砖瓦厂打零工,以补贴家用。和父亲一起打工的,有个东北的小伙子,特能干,每次的工钱就他最多。那年冬天临近年关,砖瓦厂给每个人都结算了工资,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东北小伙子的工钱找不到了,一时间急得不得了。父亲知道,和他们一起干活的那帮工友中,有一个人平常手脚不太干净。于是,热心肠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起,把那人拉到了一边,在对其进行适当威吓的同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人在外面都不易,何况人家是远道而来的。最后,那人承认钱是他的,一分不差地还了回去。东北小伙子很感激,非得把他的狗皮帽子留给父亲做个纪念。父亲推辞不过,最后收下了。那顶帽子,父亲从不舍得拿出来戴,直到我开始读小学的那年冬天,他才拿了出来,戴在了我的头上。为这,我的小伙伴们不知羡慕了多少回。

除去脸蛋,手脚也容易冻伤。母亲为我缝制了棉帽子和条绒棉鞋。所谓的棉帽子,是两头开口,絮了棉花的袖筒子。天冷时,两只手可以对伸进去取暖。母亲做的棉帽子特讲究。外层选用当时最结实的涤纶布做面料,她说野小子顽皮,布料不好很容易弄破。内层的布料选用家纺的棉布,皮肤直接接触时比较舒服。棉帽子所用的棉花,都是当年轧出的新棉,不仅分量轻,而且特暖和。记得那是上小学时,课间时闲玩,有的同学没有棉帽子,想借我的戴一会儿。我这人从小大方,总是借者不拒。同学们戴上棉帽子的瞬间,总会不由自主地说:“真暖和,你娘真疼你。”

条绒布做的棉鞋,不仅美观,而且舒适,同时还耐穿。不过,相对来说,成本高些。一向过惯了紧巴日子的母亲,在做棉鞋这件事上,慷慨得很。每年过完秋天,她就到镇上的百货店里买上几尺条绒布,准备给我和弟弟做棉鞋。为了提高保暖效果,母亲特意把鞋底纳得厚些。做棉鞋的那些日子,她经常熬到半夜。多少年过去了,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身影,依然历历在目。纵使屋外滴水成冰,我和弟弟的小脚也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冻伤。我和弟弟穿着母亲做的条绒棉鞋,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冬天,进入到一个又一个春天。

日记本里的时光

刘恋

我写日记的习惯,从小学便开始了,细细数来,也有二十余载了。虽然不能保持一天一记的日更模式,但故事层层叠叠,日记本早已成为旧时光的一个容器。

前几天整理书架,把近些年的日记本都翻了出来。一直以来,我对自己写了多少日记并没有数量上的概念,把它们一本一本垒起来才发现竟有半个自己高。

来到外地工作之后,和家的距离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一千公里,还隔着一头思念,一头担忧,对父母往往是报喜不报忧。再加上性格内向的缘故,朋友不多,能时常见面、无话不谈的朋友更少,很多情绪,需要自己消化。这个时候,案头上的日记本,就成了我情感的“秘密基地”。

走马观花地将一个个日记本过了一遍,往事一幕幕像放电影一般呈现在眼前。小小的本子,爬着密密麻麻的文字,盛着悲喜,道过离合,有的是为了记忆,有的则是为了遗忘。填满日记本的岁月,我有过升职加薪的喜悦,有过浪迹天涯的洒脱,有过投稿无门的失落,还有失去亲人的悲痛,所有的情绪造就了今日的我,所有的悲喜也都在一笔一画里慢慢平静。再回头看,以前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忘不了的人,再见也只是再见。那些在内心泛起涟漪的人事物,我都以留住它们故事的形式,在日记本里学会了告别。

日记本里还藏着乡愁的痕迹。只有真正离开的人,才真正拥有乡愁。走在异乡的路上,在茫茫人海里遇见一个人眉眼间与故乡熟人相似,不觉多看几眼;在公共交通上,从人声鼎沸里,听到了一股熟悉的方言时,惊喜也一闪而过;看到花市里的植物,会想到莲花四溢的故乡比这更美;和父母聊天的时候,偶然提及故乡的某个人,经过系列的化学反应,能想起一连串关于她的故事……

日记本上的年华,像是一条弯弯绕的长河,流动着悲喜,流动着长长的思念,但始终一路向前。

玉河,北京的一页

李红霞

北京玉河遗址,在风与时光的齐头并进中,老成了遗迹,专门负责回答千年未遭落风中的若干问题。

大运河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疏通于明清,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按里程计,世界之最。它有达官显贵的血脉,又有寻常百姓的筋骨,在数十座城市间流淌,气势如虹,绝代风华。

这日清晨,有淡淡的雾,阳光茸茸的,我沿着地安门大街走,在玉河故道遗址处,打捞曾经喧腾的历史:忽必烈迁都燕京后,作为都水监的郭守敬,耗时一年,修了元大都到通州的运河。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时大悦,赐名通惠河。通惠河源于北京西山东麓的玉泉山,水从高坡一路奔泻。玉泉山的水延伸着,至东便门外大通桥这段河便是拥有雅致名字的玉河。

玉河故道北段与什刹海、南锣鼓巷相连;玉河的南段,有长约100米的浮雕《京杭大运河风物图》,从通惠河出发到通州、天津、德州,再一路飞驰至无锡、苏州,与钱塘江相遇。一座城市有了水,就有了精气神。与五大水系相连的运河,汲取日月精华的运河,带动了沿岸城市的繁荣发展。

我流连于玉河遗址,一老者擎相机忙于作业,待收工,我紧步上前:“打扰您,要是没猜错,您是北京人?”老者并未抬头,他正忙着收拾装备,过了一会儿,用京腔京韵回答了我:“您说得没错,老北京!”

“那您该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不是第一次给玉河拍照吧?”

“是啊! 老话说得好,先有大运河,后有北京城。这可是咱们的生命之河啊!”

人们养护着运河,运河给福祉于人民。运河水不会停止流动,带动历史奔腾向前。枕河入梦时,那古朴的灯火总会预示一种光明的到来。